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九
至九十二



13
849
277



1 3
849
277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

器量 才敏

器量

夫虛明之境蓋動作之微機夷曠之懷實性情之懿
範誠標準而無暇因陶冶之所成發於天姿難以學
致觀其夷險無變寵辱不篤酌之無倪隕然處順或

蒙乎大難遂濟於成功或扇其高風用敦於雅俗處
澄撓而如一匪鑽仰之攸及則如大雅之度不亦遠
哉嗟大磴磴之徒何不相逮之甚也

楚大大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

漢張安世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便殿上主事自行法

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

反讀曰翻

如何以小過成

罪即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泥衣冠

告署適奴

適讀曰適

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後漢王丹為太子少傅容初有薦上於丹者因選舉

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俱自訟而丹終

無所言尋後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曰君之自絕何

量丹之薄也不如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宋則字元矩為鄢陵令有能名則子年十歲與蒼頭

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

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後

為太尉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

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遂伏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

口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魏華歆漢末爲豫章太守孫策畧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後日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歎息而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

許攸漢末爲黃門侍郎董卓之亂攸與何顓圖謀殺董卓事垂就而覺爲卓所收擊獄顓憂懼自殺攸言談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張旣初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旣三十英字伯

濟馮邛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旣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旣貴顯不用求於旣旣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意不納英繇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旣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杜畿京兆人漢末爲漢中府丞會天下大亂棄官客荆州畿少有大志在荆州數歲繼母亾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畧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止

蜀費禕字文偉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濟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後至益州刺史開府

吳顧雍自奉嘗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

晉嵇康恬靜寡欲舍垢匿瑕寬簡有大量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後爲中散大夫

王戎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號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後至司徒

陳騫少日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後至太尉騫少有度量舍垢匿瑕所在有

續

裴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

坵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後爲侍中楷子瓚娶揚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旣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傳祇救護得免猶坐去

劉昶字公榮爲兗州刺史王榮與阮藉飲時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口彼何如人也答曰有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傅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後爲祕書丞

庾敳爲東海王越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

坐中問斂頽然已醉憤墮機上以頭就穿取徐啟云
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
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歛聚斂積實
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斂更器目嶠森森如
千丈松雖礪斫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郭奕爲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奕幢曲蓋鼓吹奕
有寡婦隨其之官婦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
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婦求名遂遣而不問
焉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徐曰
鷄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後爲建威將軍

王湛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
所食方丈盈前不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仕
至汝南內史

王承字安期湛子也爲東海太守尋去官東度江是
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
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

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
還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
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

劉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

楊軻學業精微居長安中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肅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獨士衣甲

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嘗臥土床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頽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恐之狀於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千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

郭文曠達不仕王導遣人迎之置於西園嘗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咸有鈞深味遠之言文嘗稱不達來語

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

庾彬者亮之子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

彬史不載官

王羲之爲右將軍初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導令就東廂徧觀弟子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竝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劉超爲中書通事郎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

謝安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竝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卽迴衆人咸服其雅量及爲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桓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帝晏駕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剗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

坦之之劣

謝萬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

卿幾墮

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後至豫州刺史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盜驚走起家州主簿

阮孚字透集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履同是累而未

判其得失有詣約正見科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履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履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後爲侍中

謝鯤字幼輿惠帝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捨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於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從宰以鯤初登相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

桓石秀為江州刺史嘗從叔文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之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前秦王猛懷姿雋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器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攸然自得不以屑懷後至丞相司徒與中書令王爽入朝

宋牟欣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晉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扇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王惠為征虜長史幼而夷簡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制不異嘗曰

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為嗣安帝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係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史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叔父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令恻凱之日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屑意今可依嘗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後至侍中

劉秀之年十歲許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竝異焉後為安

北將軍雍州刺史

南齊褚淵父湛之尚宋文帝女南郡公主湛之卒淵
悉推與弟澄兩厨寶物在淵所生郭氏問嫡母吳郡
王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物猶不許
淵流涕固請乃從之淵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
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與徐去後
至司徒

蕭惠基爲黃門郎善隸書及變茶太祖與之情好相
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婦爲休範妃太祖謂之
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

副惠基弟惠郎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
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中袁粲劉秉起兵夕
太祖以秉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言
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繇是益加恩信張緒
清簡寡欲及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詳郡縣米事緒
蕭然直視都不以經懷王敬則爲吳興太守出行從
帝過見屠肉枿嘆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
作也

張融爲封溪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
色不動方作雜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

謝淪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鎮兵入殿左右驚走
報淪淪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臥竟不問外事也

王騫太尉儉之子爲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
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
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宋呂僧塚南兖州人爲本州刺史婦適于氏住在市
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塚嘗導從鹵簿到其宅不
以爲恥

今侃爲都官尚書嘗南還至隄口有客張孺才醉於
船中失火燒七十餘艘金帛不可勝數侃不怵意孺
才漸懼逃匿侃慰諭如舊

張率仕至新安太守奕嗜酒事寬度於家務尤忘懷
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旣至遂耗大半
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
不研問

王泰幼敏悟旣長通和溫雅淡人罕見其喜愠之色
官至吏部尚書

劉孺幼聰敏旣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罕見其喜
愠官至吏部尚書

後梁宋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宣
帝歷黃門散騎嘗有訴事於如周謂爲經如作州官
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
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周不知如
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
如周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
雅

梁蕭引方正有器局爲西昌侯儀同主簿引以候景
之亂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頎爲衡州刺史引往依
焉頎後官爲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

因事規正繇是情禮漸疎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
岑之敬公孫挺等竝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
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
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後至建康令

後魏甄琛爲陽平王衛軍府長史時母極令崔康爲
衛軍府錄事叅軍因公事言競之間康以拳擊琛墜
於床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高允爲尚書散騎嘗侍中黃門蘇興壽嘗云共允按
事三年未嘗見其怒色

崔挺爲光州刺史北海王祥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

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
崔光爲侍中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
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
溫子昇爲正員外郎兼中書舍人莊帝殺爾朱榮也
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
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
北齊王晞爲太子太傅時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
綃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
餘文不足矣

後周趙善性後魏文帝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
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
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
則曰善性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隋柳機初仕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開皇中並
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曰
二柳俱推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官至冀州
刺史

李士謙初爲魏廣平開府叅軍後歷周隋不復仕官
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
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

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又每以賑施爲務至春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叅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性寬裕不尚苛察其於官事務舉綱維禁姦杜去甚泰而已於僕妾亦不見喜怒之容

戴至德高宗朝爲僕射與劉仁軌更日受訟詞嘗有老母經省陳詞至德以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請卻付牒來至德笑而還議之者尤稱其長者焉

蘇良嗣爲雒州長史以妻妹犯賊左遷冀州刺史妻妹事釋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是嘗不聞所累也

裴行儉爲尚書聞喜縣公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安令史輒馳馬驟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竝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旬大獲瓊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徧

出歷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
 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
 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不
 形顏色

魏元忠為雒陽令陷周興獄詣帝將刑則天以元忠
 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時承劾者將至帝
 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勅虛
 實豈可造次徐待宣勅然後起謝觀者咸歎其臨刑
 而神色不撓

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
 署勉名位瘞於其籠或發以告曰為父禳災亦可於
 也捨之

王播為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幸臣李實為京兆尹
 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
 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詣
 謝盡府縣之儀

歸登寬博容物嘗使僮飼馬馬蹄之僮怒擊折馬足
 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
 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訊之云未之嘗
 也他人為之怒登視之無愠色嘗慕陸象先為人議

者亦以為近之後卒於工部尚書

劉濟為范陽節度使少異嘗童居室焚人皆驚救而濟從容出戶眾甚異之

晉姚顛少恣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未輩之重惟中條山司空圖唐季之名士也深器之以女妻焉顛性仁恕多為僕妾所欺心亦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為陌音伯黍百之為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繇無擔石之儲心不隕獲顛終戶部尚書

桑維翰少時所居嘗有魍魅家人嘗畏之維翰往往

藏竊其衣撮其中櫛而未嘗改容官至中書令

翟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於天然喜愠不形於色任至樞密副使

鄭仁誨高祖時為樞密使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刺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畧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與仁誨累為右職

周薛仁謙初仕後唐為通事舍人隨莊宗入汴仁謙有舊第為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

復得其第人且告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
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笑之

才敏

昔人有言曰人所以尚十將鎮邪者貴於立斷也所
以尚騏驥者為其立志也若夫五材鍾秀大雅旁達
神幾內照符采外發在心為志出言有章故能為時
輩之所推應公家之所用或馮几口占舉筆便就史
無加點有同宿構宿可謂敏則有功者矣其於杼情
藻思競奇角勝刻燭為限如流不竭以自衛醫者亦
何代無其人哉

漢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嘗遣從吏西召善書吏

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

省官事占隱度也口吏書數百封親屬各有意河南

大驚又云道路涉傳記贈於文辭

後漢禰衡少有才辯至荊州劉表及荊州士大夫甚

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

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文開省未周因毀以抵

地抵檣表撫然為駭撫然怪衡乃求筆札須臾立成

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黃祖子射大會賓客人有

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

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魏王粲會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無加也著書賦議論垂六十篇官至侍中

徐幹總識冷聞操翰成章為五官將文學

蜀費禕使吳大帝嘗饗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諸葛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會焉官至大將軍

晉阮籍為步兵較尉初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

為時所重

孫惠為東海王越記室專掌文疏復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詔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彩

嵇含為郎中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字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

陶侃為荊州刺史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

袁宏爲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總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間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慮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授或引身雖可亾道不可殞宣歙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于胡奴嘗於曲室袖叉問宏曰家公

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

宋劉穆之初爲高祖太尉主簿穆之與朱齡石竝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

王曇首爲晉瑯琊王大司馬屬從高祖北征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預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曇首兄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高祖大奇之

南齊張融爲封溪令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融
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軍將軍顧凱
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趨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
筆註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此四句後所是也

謝朓爲隋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朓因事求還除
新安王中軍記室朓屢辭子隆曰朓聞潢汗之水思
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皁壤
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嗚况乃服衾徒擁
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以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
筭屬

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探一介搜揚小會故得捨未
場圃奉筆兔園東泚三江西浮七澤契濶戎柝從容
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
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
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筆
輕舟反沂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
思得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艗於渚朱邸方開效
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
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滄告辭悲來橫集時荊州信去
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梁范雲字彥龍少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後至右僕射

劉之遴南陽涅陽人舉茂才爲太學博士任昉見而異之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

庾肩吾善屬文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卽作若將賀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後至散騎嘗侍中書令

陳顧野王吳郡人爲梁臨賀王府記室參軍丁憂歸本郡侯景之亂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

趙知禮天水人高祖之討元景仲也引爲記室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下筆便就

沈不害爲通直散騎兼尚書左丞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

尋檢僕射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意合聖人乎
蕭景歷初仕梁爲海陽令侯景之亂客游京口侯景
平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
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日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觀
循逾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
奇寶烟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轅巴淪杞梓方
彫豈盼樛櫟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
姿秀拔運屬時艱志排多難旅衡嶽而綬五嶺滌湘
源而派九流帶甲十萬疆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
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

漢誅祿產舉朝定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
此事論功彼奚足筭加以抗威克服冠蓋通於北門
整旃徐方詠歌溢於東道能使邊亭臥鼓行旅露宿
巷不拾遺而無異價汴泮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
非庸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衾接踵披
衿雜還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荆
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紛雄心四據陸拔山嶽水斷
亂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
若文鶩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貔貅爲群文大則通
儒才偉噐雕麗暉煇擗揆絢藻子雲不能玩其筆元

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
復有三河辨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
條心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
直言如毛遂能挫王威御史若相如不辱君命懷
抱義感恩徇己誠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內雄賢牢籠
斯備明將軍微鞍下馬推案上食申爵以榮之築館
以安之輕才重器卑躬厚土盛矣哉抑又聞之戰國
將相咸推引賓游中代獄竝不盛延僚友濟濟多士
所以成將軍之貴俱量能拔實稱才任使圓行方止
各盡其宜受委貴戚誰不畢力至如走賤意庸人耳

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籌衡門衰素
無所聞達薄官輕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遘屯天步難
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寇亟隣危殆備踐薄米今王道
中興殷憂啟運獲存微命足爲幸甚方欣飲啄是謂
來蘇然皇鑿未及宛雒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憂
無半菽之產遨遊故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洵矣忘
歸切服高義慙謁門下明將軍隆以顏色二三士友
假其餘論管蒯不棄折簡賜留欲以鷄鶩廁鴛鴻於
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脇遊秦忽逢盼
採檐登入趙便致留遠今雖羈旅方之非遠丘林之

賁何用克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
託驂尾而遠鷺切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
脫克鳴吠之數培勞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
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高祖得書甚加欽賞卽
日授記室參軍及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
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旣畢召令草檄景歷援
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

後魏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早孤小好學博綜經
史文才雋偉下筆成章後至散騎嘗侍吏部尚書
李苗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效當世罕及後至通直

散騎嘗侍祖瑩爲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
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管晦雪
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歎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
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俱佳可更爲誦悲彭城詩
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而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
在座卽云亦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爾肅云可爲誦
之瑩應聲云悲彭城四面楚歌起屍積石梁亭血流
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
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邢邵文章典麗旣贍且速爲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

又所禮又新遷尚書令李神雋與袁翻在席又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示以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

北齊孫奉爲行臺郎以文才著稱時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武帝西討登風陵令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奉自代帝引奉入帳自爲家吹火催促之奉援筆立成其文甚美帝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陸中爲中書侍郎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中每兼官譟按在席賦詩援筆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笑

後周盧柔初爲文帝從事中郎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後大軍屢捷汝穎之間多舉兵來附書翰往返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宗慄初仕梁爲元帝荊州記室嘗夕被召宿可使製襲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帝歎美之
隋李德林初在北齊任城王潛薦德林於何書令楊遵彥遵彥卽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黠因大相賞異後爲高祖丞相府屬未幾而三方亂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

號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杜正玄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正玄應對如響
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詞對無所
屈撻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玄使
者相望及至卽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成章素
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有餘條
又皆玄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
之也

唐岑文本性沉敏會屬文其父之象隋邯鄲令坐事
不得申文本詣司隸稱冤時年十四辭情甚切占對
閑雅人皆異之令作蓮花賦下筆便就令臺嗟賞其
父竟雪繇是知名後爲中書令

賀知章以秘書監歸晚年尤縱無復規檢自號四明
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
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孫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
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握翰卽成辭理典贍
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後至中書舍人
韓阜字神父混簡較左僕射平章事阜爲考功員外
郎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命誤浴之

刑府元龜

卷之八

卷之八

事業阜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

張涉河中人早以經學為儒官嘗 日試萬言故人

呼為張萬言後至散騎嘗侍

刑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

友悌

詩曰因心則友傳曰兄良弟悌史佚有致美之論小
雅形莫如之嘆蓋孝友之德通於神明而為民極矣
中古已降遺文可觀乃有臨難而爭死備耕以給養
割天性之愛全猶子之單繻銜死喪之戚棄仕籍而

刑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長往分財讓爵正家睦族遠跡兆寵推致於天倫克已紓禍全度於世難至乃字育孤幼養治疴瘵恭順兼極勞苦無憚畚令急難之義以之而彰墳笮和樂之美於是乎在孔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與信君子之所務也已

衛公子壽宣公之子太子伋之異母弟而子朔之兄也宣公欲廢太子伋而立子朔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

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衛人傷而作二子乘舟之詩

仲繇字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趙旃爲晉大夫晉楚戰於邲晉師敗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

中

趙盾父衰娶狄女叔隗之所生也文公妻衰生原同

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以盾為賢請于公以為嫡

子後盾為鄉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姬

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成

公許之有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為適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當為公行之字

盾本卿適其于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旄為公族大夫

漢陳伯有田三十畝與弟平居伯嘗耕田縱平使游

學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

疾平之不親家生處曰亦食糠覈耳覈麥糠中不破者京師人謂之

層為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棄其婦伯平之兄也史

不載

言作

卜式河南人以田言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脫身出

謂引身出也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

分與弟者數矣後代石慶為御史大夫

王商涿郡人商父封平昌侯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

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

無所受

金敞成帝時為衛尉病甚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為

託帝召岑拜為使主客官各屬鴻臚主胡客也

後漢杜林王莽末客河西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東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建武中爲光祿代朱浮爲大司空

淳于恭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遷侍中騎都尉馬援兄况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位伏波將軍

虞延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從嘗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盛衆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建武初除細陽令

郭昌光武郭后之父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昌追封陽安侯

趙孝字長平涿國人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後孝徵拜諫議大夫禮徵爲御史中丞

劉平本名曠楚郡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援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卻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後遷侍中拜宗正

王琳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弟季出爲赤眉將爲所脯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琳是顯名鄉邑後司徒府薦士而退

兒萌字子明齊國人車成字子威梁郡人二人兄弟並昇孰於赤眉將食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

兩釋焉史不載官位

繆彤汝南召陵人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末分異又數有爭鬪之言彤深懷憤嘆乃掩戶自撻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卒中牟令

魏霸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爲光祿大夫卒于官

曾恭與弟丕俱居太學恭憐丕少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膺毋強遣之恭不得已而

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中丕舉方正恭乃初始為郡吏

薛包父母死弟子求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
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
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
給建光中公車徵至拜侍中

楊厚母初與前妻子搏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
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思養加篤安

帝永初二年除中郎

孔奮扶風人為武都太守弟竒游學雒陽奮以竒經
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

樊梵字文高長羅侯宏之孫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
其重慎有孫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

樊準宏之族曾孫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
百萬讓孤兄子為光祿勳卒于官

陰興子慶封鮦陽侯推田宅財物悉與弟負丹明帝
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

李充字太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共食妻
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

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釀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啣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後遷左中郎將

韓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後至司空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後至漁陽太守

封觀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推而仕郡焉

許武會稽陽羨人也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二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竝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

少府

許荆武孫也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
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
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何令
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那
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卒諫議
大夫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
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臥起及各
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遽往就室

嘗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

賊遂兩釋焉

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
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

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娶願自殺身濟弟季
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戮以代
兄命盜賊乃曰二君所謂賢人
吾等不長妄相侵犯棄物而走 卽拜太中大夫伏竄

青州

鍾皓賴川人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

隱密山

密縣山也

後辟司徒府自劾去

第五訪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嘗傭耕以義兄嫂有閒
暇則以學文拜護羞太尉卒于官

崔驪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後至長岑長

孔融魯國人也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以忠正爲中
嘗侍候覽所忿疾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
裒有舊亡投裒時值裒出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
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王邪
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當坐之裒
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絲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
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裒坐焉融絲是名
震遠近後至中大夫

童恢弟邕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元辟之邕陽暗不
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陳重爲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嘗遷爲會稽太守
遭姊憂去官

譙玄遷太嘗以弟服去職

魏張軌之子陵及弟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軌直詣
賊請二子賊以陵還軌軌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
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
其言悉以還軌初爲議郎參丞相軍事

韓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
姊宗族稱孝悌焉爲哀譚別駕

吳孫賁字伯陽父羗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甫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
舒仲膺兄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學兄弟爭死皆得免

晉王覽字通玄與兄祥異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毋少止凶害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害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餼覽輒先

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以大中大夫歸老

高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武帝時爲廷尉其兄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嘗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

高崧字茂琰撫幼弟以友愛稱累遷侍中

江適字道載陳畱閩人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繇是獲當時之譽仕至太嘗

王徽之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

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爾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微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仕至黃門侍郎

吳隱之轉征虜參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及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爲温所知賞仕至光祿勳

庾袞叔袞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瘴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交獨留不去詣父兄強

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伏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不相染也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爲異行者也

孫畧兄嘗篤疾經年畧窮自扶持侍藥石其苦必經心因跋涉山水祈求懇至州府辟並不就

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汝陰太守黥之子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遼遂死於醫家家

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
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爾今當復活慎
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
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
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
棺而父不聽舍時尚少乃慷慨曰非嘗之事古則有
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
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
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
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

矣舍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二年
石崇重舍淳行贈以甘旨舍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
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取噉又未識人惠若
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舍後至光祿勳年
老遜位

李重字茂曾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
著稱

裴嶷爲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
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
子開送喪俱南

祖約豫州刺史遜之弟初以孝廉爲成臯令與遜甚相友愛

孔嚴爲吳興太守時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

謝玄以功封康樂縣公力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杜烈爲衡陽太守聞兄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鍵爲太守蜀士榮之

鄧攸沒于石勒勒過泗水攸乃研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去走擔其子而及其弟子

餒甚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爾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又繫之於樹而去攸仕至尚書右僕射

周顛少有重名顛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顛顛陶然弗與之較又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爾後終尚書左僕射

徐苗性抗烈輕財貴義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

冊府元龜 友悌 卷之八百五十一
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
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
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竝不就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幼有至性七歲喪兄
哀慟過禮親戚異之

宋檀道濟少孤居喪備禮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位
司空將軍

張暢弟牧嘗爲獬犬所傷鑿者云食穀墓膾可療牧
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絲是遂愈位侍中卒
會稽太守

胡藩字道序州府辟召不就頂二弟冠婚畢乃參鄉
恢征虜軍事

謝述景仁之弟也景仁愛其第三弟魁而憎述嘗設
饌請高祖命魁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
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湏至乃嘆及
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
帶不冠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元嘉二年徵拜中
書侍郎

蔡廓爲祠部尙書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
行公祿賞賜皆以入軌每有所資湏悉就典者請焉

從高祖在彭城妻郟氏書求夏服廓荅書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

杜驥為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徵左軍將軍弟坦代為刺史坦長子琬為散騎侍郎太祖嘗有函詔勅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勅函已發大相推簡承都荅云諸郎開視帝遣王書詰責驥荅曰開函是臣弟四子季文伏待刑坐帝特原不問

蔣恭義興臨津人晉陵蔣崇平為劫見擒去與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晞張妻及息告避水移寄恭家計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治

罪恭協並款任舍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今有罪恭身其分求遣兄協協曰協是戶主廷制所餘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義之曰禮讓者以義為先自厚者以利為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愛其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為殊特茂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經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拘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為劫造繫自外臧不還家所寓村

伍容或不知亦不合罪勒縣遣還復民伍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謝弘微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平弘微蔬食積時哀感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卽告之後未復膳羞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歔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能及也位至吏部尚書

江智淵兄子粲早孤養之如子

王徽弟僧謙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徽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僧謙卒後四旬徽終

沈雍之與兄攸之異生諸弟中性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愷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齊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嘗終鎮西將軍荊州刺史

徐湛之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嘆其幼而又識終吏

部尚書

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鍾分祿秩之半以供贍
西土稱焉

劉秀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
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

關康之弟雙之病卒迎哀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
年時有間日輒臥論文義元嘉中詔徵不起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與兄勃遊桐廬名山因畱居
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曰隨兄得閒非有心於語默
兄今疾篤無可治療顓當干祿以自濟取乃求虞海

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元嘉初累徵不就

張欣泰父興世罷雍州在家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
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
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

汪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給事中纂之子少孤弟
妹七人並皆幼稚撫育姻娶罄其心力累遷新安臨
海太守

王華爲侍中有權寵以門戶衰弱待從弟琨如親數
相親薦爲尚書議曹郎

王僧虔兄僧緯爲元凶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

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若不見及爾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爲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嗣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廻舟謝職無復遊宦之心矣

崔懷慎泰始初以父陷於魏遂入北至桑乾尋父已卒喪畢以弟在南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不載官位

虞愿爲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徙省步還家而待詔便歸

孫棘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愿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棘竟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也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詔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爾且則爲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耳但令兄

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
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
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
瞻毗隸節行可魏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
袁察初名懿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顛婚者
伯父洵謂顛父曰顛不堪可與懿孫婚爾時懿孫在
坐流涕起出早以特立志行見知
孫謙少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江
夏王義恭聞之引為行參軍

南齊劉璉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

衣然後立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力操如
此參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辛普明僑居會稽少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
厓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豫章王辟為議曹
從事

陶子鏘字海育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
私披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廻
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
留心勞感之兄得釋

公孫僧遠以伯弟亡無以塋身販貼與鄰里供歛送

之費躬負土種松栢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
太祖卽遣兼散騎嘗侍

鮮仲恭鴈門人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織毫財利輒
與兄弟平分史不載仕官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周之爲武進縣
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皆散周之
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旨哀切兄弟
皆見釋史不載仕官

吳達之義興人也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
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敬

伯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不受
田遂閒廢史不載仕官

陸澄弟鮮得罪當死澄於路見令人玉道隆叩頭流
血以此見原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嘗侍未拜卒

胡諧之爲太子中庶子兄謨之亡上表乞鮮所職詔
不許

劉繪字士車太嘗峻之弟事峻恭謹與人語呼爲使
君隆昌中峻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
政救解之引爲鎮軍長史及峻之亡朝議贈平北將
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

劉濂兄颯南陽人事繼母有行弟濂事颯亦謹

王思遠為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謝滂為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兄肫在吳興論啟公事稽晚淪乃代肫為啟上知非肫手迹被問見原

王微字景玄初為始興王友父憂去職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為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嘆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卽以遠為光祿勳

王暕字子璵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暕居家

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友諸弟稟其規訓

南齊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弟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嘗居上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劉峻孝孝標本名法武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較祕閣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

劉之亨字嘉會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旣不協懼為所害故求出之以代兄之遴為安西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嘉不曰兄弟因循

豈直大馮小馮而已

梁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也弟映字微遠三歲而孤昭映兄弟友睦修身厲行非禮不行映有文才禕彥回聞而悅之乃屈與子賁等遊處年未弱冠彥回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就官天監初爲烏程令所受俸祿悉歸于兄後昭守臨海陸儼餞之賓主俱懽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同乘而歸兄弟並已班白時人美而服焉乃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感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

韋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後初還嘗同一室臥起時號爲三姜

庾於陵弟肩吾八歲能爲詩時爲兄所友悌於陵鴻臚卿鎮荊州大中正卒肩吾終度支尚書

韋叡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遷侍中給事中未拜而卒

何黠兄求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黠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徵侍中辭疾不起

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撫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而貧瘁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

守下車莫不修謁史不載仕官

江革濟陽人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後革爲尚書駕部郎中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盧令革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若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

陳虞荔爲太子中庶子時荔第二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寶應不遣荔因以感疾寄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亦感氣疾

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

徐伯陽爲新安諮議參軍聞妹喪發疾而卒

顧野王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仕至黃門侍郎光祿卿

江德操字德操父革梁度支尚書德操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嘗侍自求宰縣出新喻令卒官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稱之終光祿大夫

張悌建康人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
 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物三劫持去寔無一
 錢入已縣抵悌死罪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
 母子唯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
 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憂云悌
 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兩全兄弟供養
 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為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二

友悌第二

後魏李祐字長禧篤穆友于稱於世

李產之字孫僑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

寇治為征虜將軍兄弟並孝友篤穆白首同居

陸凱景明初咸陽王禧謀逆凱兄琇陷罪凱亦被收

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
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
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抱疾恐死者顧門戶計耳
逝者不追今中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房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
妹亡蔬食終喪暮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
弟景先先亡其幼弟景遠暮年哭臨亦不內御鄉里
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景先沈敏方正事兄
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忝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
如對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

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

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居喪不食鹽菜

因此遂為永病積年不愈

裴修字元寄早孤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
有道方次第矜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
同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
稱焉

李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冲貴封祿恩
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雒
乃别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始冲見
私寵也兄子韶嘗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

乃自安終左僕射

李瑒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俱哀歎之仕至鎮遠將軍岐州刺史

揚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弟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幙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扶持還室仍假寐閣前承候安不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

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筋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甄琛爲侍中領御史尉坐朋黨免官與弟僧林誓同居以沒齒

張烈爲瀛州刺史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

韓子熙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于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顏色又上書求祈與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所泣訴朝廷孝明詔案簡弼遂大見詰讓

李郁字永穆爲通直散騎嘗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

邢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爲奉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

子並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

房亮爲荊州刺史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

高恭之字道穆幼孤事兄如父母

孫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滂泗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卒於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裴敬憲學博才清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吳悉達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史不載仕宦

丹序元龜 友悌二
閻元明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史
不載仕宦

宋世景爲滎陽太守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兄道輿死
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慙

北齊魏蘭根以西魏武帝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封鉅
鹿縣侯邑七百戶啓授兄子同達

高隆之以西魏文帝時爲荊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
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並求降已四階讓兄
騰並優詔許之

崔陵以文宣天保初降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叅

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廻授第九弟隆之
封隆之爲侍中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戶隆之表以先
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
之

李庶訴魏收爲史不直爲楊愔所譖死於臨漳獄中
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司馬子如爲司空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
士並加欽愛以此稱之子如別封湏昌縣公廻授兄
子膺之

高昂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於此位固

辭不拜轉司徒公

楊愔爲神武行臺右丞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

陸邛爲中書侍郎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沈篤頓昧伏枕又盛風疾第五弟博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致性至慈博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邛聞而悲痛一慟便絕

陸彥師爲彭城王浹東閣祭酒兄邛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

友悌孝義總萃一門

後周李穆爲小冢宰別封一子爲縣伯穆迴請封兄賢子孝軌許之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事泄當誅植弟基當從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

隋薛濬開皇初爲考功侍郎丁母艱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兵曹叅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

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未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賈氣摧魂者也既而創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與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已絕

郎方貴淮南人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漲於津所寄度船人怒之搗方貴臂折至其家弟雙貴驚問所繇方貴具言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坐首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州狀以聞帝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裴子通開皇中爲大中大夫兄弟八人以友愛著名牛弘爲右光祿大夫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

弘聞之無所恠又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
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
不輟其和寬如此

韋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
塗不達共推父時回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官至吏
部尚書荊州總管

元褒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
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
多金寶褒無所授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煬帝卽位
拜齊州刺史

楊素字處道其異母弟約性沈靜內多譎詐好學彊
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素爲
司徒封楚公

唐高士廉妹先適隋右驍騎將軍河南長孫晟生子
無忌及一女卽文德皇后也旣而晟卒士廉迎妹及
諸甥於家情禮甚至後仕隋爲通事舍人坐事謫爲
交趾朱鳶縣主簿時行資不給又念妹無所庇賣其
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價輕裝而去其友愛如
此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

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間而不入自相誠曰無犯義門知本貞觀中官至夏津令知隱至伊闕丞

魏徵以修定五禮當一子爲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徵官至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

趙弘智貞觀中累遷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以疾出爲萊州刺史弘智事兄弘安同於事父所得祿俸未嘗入於私室及兄卒哀毀過禮事寡嫂甚謹撫孤姪以慈愛稱

虞世南爲起居舍人兄世基爲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宇文化及不納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

李勣爲司空與弟弼特相友愛

岑文本爲中書令既久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待任較書郎多與時人遊款太宗聞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爲外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今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因歔歔鳴

曰太宗愍其意而止雖召見文昭嚴加誡約亦卒無愆過又弟子長倩少孤爲文本所鞠養同於已子

顏相時爲禮部侍郎性仁友兄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早孤事母至孝母終事寡姊及兄甚謹閨門禮則士友所推永淳初爲乾封尉屬關中大饑守真盡以祿俸供姊及諸甥身及妻子麤糲不充而無倦色

程務挺爲左驍衛大將軍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務挺泣請廻授其弟則天嘉

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務挺終爲太子洗馬蘇味道則天時再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友愛味玄若請託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怡然對之不以爲忤論者稱焉

崔玄暉與弟昇交友愛至於親族子弟孤貧者亦多躬自撫養教授頗爲當時所稱終中書令博陵郡王

豆盧欽望作相兩朝不能有所規正然於諸弟姪當代稱友愛

李嵩與兄昇弟暈甚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嵩

往來微行州人未嘗覺之其清慎如此卒太子太傅蘇頲爲相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終禮部尚書

張嘉貞爲并州長史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玄宗聞其善政數嘗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竟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帝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

陸南金開元初爲奉禮郎太嘗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來都南金哀而納之崇道俄爲讎人所發

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繩以重法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恠而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狀玄宗嘉其友義並特宥之南金繇是大知名

王維與弟縉閨門友悌多士推之維爲給事中祿山陷西京維僞授給事中及至德二年冬復西京維付吏議維弟縉時爲刑部侍郎太原少尹抗表請以已官爵贖兄之罪時爲減等

李瀾爲徐州蘄縣令時東都未平梁宋間羣盜連聚或至二千餘衆攻陷城邑瀾守蘄縣力屈爲盜所執將害之瀾弟渤詣盜請代兄死瀾又請殺身留弟兄弟爭死俱爲盜害瀾女原武尉盧甫妻也見父被執號泣請代死亦爲盜所害至代宗永泰元年追贈瀾并渤等官

第五琦京兆長安人也少孤事兄華敬順過人再入爲太子賓客卒

王遇嘗州民也弟遐廣德中並爲海賊所擒賊將捨一人兄弟相讓以死賊感義俱釋之

孫成爲長安令兄宿興華州以火災驚致瘖疾成素孝悌蒼黃請不待命陳之執政奔省於兄代宗聞之歎曰急難之切觀過知仁矣

郭曜尚父子儀長子天性孝友爲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命以四朝所賜名馬重寶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季

李承幼孤鞠於兄華之手旣長事兄以孝聞後終湖南觀察使

盧邁少以孝友謹愿稱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從父弟起爲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及歸葬雒陽路出於

長安城東邁素友愛遂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五服之親或不過從弔臨邁獨請臨第喪士君子是之

韋倫爲太子少師居家孝友撫弟姪以敬愛稱之陽城孝友不忍其弟異處皆不娶妾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十三餘癡不能如人嘗與其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客死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二弟舁屍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徃返千餘里後爲諫議大夫

穆寧以秘書監致仕事寡姊以弟聞名

崔衍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衍繼母李氏不慈於衍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錢使其子以契書徵負子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

李元素爲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弱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沒沈悲遺疾上疏懇辭職從之田興爲魏博節度其兄融爲博州刺史興幼孤睦友而教道之及興之節制六州請融爲支郡守朝廷察其切誠不忍離其兄也故特授焉

李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能安貧苦易衣併食

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爲營巧以成其志業弟兄同致休顯士以此多之

嚴綬爲簡較司徒兼太子少傅卒于家綬財器不逾嘗品事兄嫂過謹爲人所稱

韋顓字周仁太子太師見素之孫也生一歲而孤事姊稱恭孝終吏部侍郎

杜式方司徒佑之子性孝友兄弟尤睦季弟從郁以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經年號泣殆不勝情士頗多之官終桂管觀察使

韋夏卿喜愠不形於色撫孤姪恩踰已子卒太子少保

白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弟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官終刑部尚書

王起爲尚書左丞居兄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至薛膺散騎嘗侍致仕革之子弟齊中飛矢墜于城下膺時爲左補闕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齊歿膺與弟褒庠處喪如禮朝之卿大夫暨縉紳者往弔繼路聞其哀號弔者悲不能自持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

縣尉直弘文館與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教者推之

梁張文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居家孝悌其弟濟美早得心恙文慰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

杜曉以宰相判鹽鐵兄光人有心疹厥候每作或溢喙縱詬或揮挺追撲曉事之愈恭未嘗一日少殆

李珽性孝友與弟琪有敦睦之愛爲縉紳所稱仕至右散騎嘗侍

晉張仁愿爲大理卿兄仁頴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風恙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

推爲孝友兄卒人弔之淚流滿目而辭氣頓絕且傷之

漢李濤仕晉爲中書舍人弟灑爲翰林學士對掌綸誥咸以爲榮灑後陷虜濤每見人自虜中來者必對之慟哭有友于之義也

劉鼎善交遊能譚笑居家仁孝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乾祐初拜諫議大夫

周王珽字世美鄭州人多仁義重然諾撫家雍睦初與弟廷規同過河南累從藩職所置田宅物產皆弟主之一無所詞歷工禮刑三部尚書

